



續古文苑

四

和6
1200
4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上

孫子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
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
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
聚散考二氣之降升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
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
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
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丈立權衡平重輕剖毫釐析

系索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寰心開者。幼沖而卽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孟子篇敘

漢趙岐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復古之道。滕文心樂復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

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案當舊誤作常。今改正。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

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
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
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
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
乎斯文矣

淮南子敘

漢高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
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
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
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
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方怒趙
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
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
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
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
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
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
左纛稱東帝坐徒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
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
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

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
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
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
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
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
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
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
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閒詭異
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
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

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
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
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
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
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
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
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
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舖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
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
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
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

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俗本多闕此

九章算術注序

魏劉徽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

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曠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贖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按九章立四

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微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卽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間爲實實如法而一卽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卽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筩南望日日滿筩空則定筩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筩徑爲句率日去人

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卽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微以爲今之史籍且畧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元壽賜名序

晉何禎

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

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為長男巽為長女而此
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實臨
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
願也故賜名元壽焉案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
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禎
字元幹然則禎當作禎也

金谷詩敘

晉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
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
里有田十頃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
羊二百口雞猪鵞鴨之屬莫不畢備去城十里田
雞猪鵞鴨共十六字據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
御覽一百十九引補足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
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
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
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
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
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
字世嗣年五十為首案容止篇注又引石崇金谷詩
十人皆有爵里名氏
品藻篇不曾備引也
臨河敘
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脩禋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此文唐人所謂石

祖道賦序

晉嵇含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

畧小異無篇未四十字而莫字作暮視字為蘭亭敘詳

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與也。案已上藝文類聚五引在社門蓋彼誤也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託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蓋，揮揚綵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
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
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文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汭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
冊正宗既歿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
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
夫有志以為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
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
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
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
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
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案後漢書向本傳云長子俊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離校籍每籍每云曾受詔校書阮此言疑出別錄七畧也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
業乃徙温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
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闡撰
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畧之
辭為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
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
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

續通志
九
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祕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祕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祕書殷涇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

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細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裘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摭拾之責。况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

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畧。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續列傳一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
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
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
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
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
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
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
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
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
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
志劉畧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
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
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上講說諷味方
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是
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
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
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
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
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閏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
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

續苑十一
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問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
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間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
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案此下當有脫文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表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案此下當有脫文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表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表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表一

續列十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表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表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表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表四萬三

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三表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四百九十三表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表三萬七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表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百四表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表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表

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六十四種案六十舊作本誤合九十六帙

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二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

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二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

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

百八十七卷

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⑤ 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案已上內篇每錄總數多與每部下數不合外篇之仙道錄亦然皆宏明集傳寫之

誤也今無以知為孰是仍其舊而錄之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二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六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

案此數亦不合說見前

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梁劉昭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

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

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

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

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
天文已煥自蔡邕大^①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
^②以詳承治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
駢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繼其業董巴襲其軌司
馬續書總爲八志律^③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
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
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
畧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
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
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不業
案平舊誤評今改二子司馬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
彪華矯也

則借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鮮功創時
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書流品採自近
錄案書舊錯在流下今正流品與藝
文偶句當指謝袁書之百官志也初平永嘉圖籍
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
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
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
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
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
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
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志
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

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
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
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
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晁遺書自序應徧作
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
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榱桷為山霞高
不終踰乎一墮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慚
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
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
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
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

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
未覩兼鍾律之妙素捐校讎參^歷算之微有慚證辨
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
頗邀旁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行禁止^{案行上舊}
刪謂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高僧傳序

梁釋慧皎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
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
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
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
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為

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閒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珍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

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懋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

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

異恆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
閒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
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
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
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
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
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
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
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
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

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
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梁
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

虎邱山序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
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
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縣
蘿曲澗潺湲修篁蔭蒨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
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心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
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

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物響齊鑣競雕
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
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作颺颺於
蘭臯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
上濯纓濯足就滄波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
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蹌然似共九成借韻
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
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
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

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
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
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
故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揭來
二紀自摠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醕屯險驟更歡
娛中阻班超旣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
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
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
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展遂使褐裘莫計寶
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
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鷺爭弄伯牙之

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

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案隋書經籍志

陳詩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恭子炯諡也西還謂自西魏還耳事詳陳書本傳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寓宿代之

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曰公有良馬

案此下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面南山臯澤

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停驂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

仰德音於在昔遂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

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水經注序

後魏酈道元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為物之先也元

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

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

澤合靈字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

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

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畧都賦所述

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

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

之說而涉上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蹤髣髴前聞不

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

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
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
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
天^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
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
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
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
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茫昧華戎代襲
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
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
交奇洄湍決瀆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

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
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衿求其尋省之易

五行大義序

隋蕭吉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
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
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
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資用人有五常以表德萬
有森羅以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均
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
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

以聖人體於未肇故設言以筮象立象以顯事事既
懸有可以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
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
是也龜則為象故以日為五行之元筮則為數故以
辰為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
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
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汗嶽鎮
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
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以節事樂以和心
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萬人以
立四教修文七德閱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

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以事假
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闕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以
來迄於周漢莫不以五行為政治之本以著龜為善
惡之先所以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
受命案當是今商狎侮五常殄棄三政故知得之者
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
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於一時碩學經邦棄
之於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占候之術尚行
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
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
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

緝苑十一
三
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並舉其粗而漏細
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
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況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
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牒畧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
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
之成數始自釋名終於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
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
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諧庶政利安萬有
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古今因事述義
異時而作共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
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

吉撰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下

千金翼方敘

唐孫思邈

原夫神醫祕術至曠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決於
真診是知關籥(元)軋(憲)之效已深轡策天機全生
之德爲大稽炎農於紀錄資太乙而反營魂鏡軒后
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
診體之教播在神寰斯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
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
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儔厥齡於龜鶴

詎可蠲疴。茲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臟。秦和洞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剗腸而瀉胃。斯皆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之爲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論。然則三部九候。乃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鈞軸。況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鏤之於玉板。往聖

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壘至道。括囊貞頤者歟。予幼智蔑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纏疴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徇經方。耄及之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之玉函。奇方畢綜。每以爲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是生由德而立。既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蘊靈心闕。頤我性源者。由檢抑神祕。幽求今古。撰方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輓輒之相

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夫易道深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公斯義述此方名以貽厥子孫永為家訓雖未能譬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倘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序見本書因四庫書未收千金翼方故載之

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為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為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

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廣旄俊之士既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德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王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或

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洽風雅優游幕府是用
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選庫直閣立本圖形
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
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
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卽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
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
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
慕謂之登瀛洲云

羣書治要序

唐魏徵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

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
動而不法烟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
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
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
之詞爭馳巧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
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
總百端字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
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
未字化損已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
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
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

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為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日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為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為臣不易其立德立

言作訓垂範為綱為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愆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為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

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玉(歷)通政經序

唐李(洎)風

夫天道昭然畧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襲休徵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爲災爲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亂推象探意警數究機以處身於無

禍乃安中間危凶中間吉之謂也通政經敷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爲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爲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互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爲比類矣

辨正論序

唐陳子良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治於大千

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元。
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卽心。非色爲色。
無心卽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
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
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
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
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隨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
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
眞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旣善緣
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適華。郁郁閒緝。錦之文

飄飄竦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⑤
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
洞之文。九府九仙之籙。登眞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
儀。吞若曾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旣
有間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辨中觀則龍
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
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
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牆塹者也。乃有道士
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
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黎。爰發大悲。遂製斯
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

駿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羽
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
破魔軍聊奮慧力卽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
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
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
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
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
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
後生致有未喻弟子潁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
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
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

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東宮學士陳子良
撰

大唐西域記序

唐張說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
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
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
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
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
賓門基厯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
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
世濟之美鬱爲景冑法師藉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

深而菴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
之年蘭薰桂馥泊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臯載響五府
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照慈慧鏡真筌而延佇顧生
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徽網寶車丹枕實
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
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鷺鷥於當年
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旣而情深友愛道睦
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
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柁
元津府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旣
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予雲聳幌

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慙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撫
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
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迺於輟轅之地先摧鏢腹
之誇并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
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穎多奇士誠哉此
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元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
末忘本撫華損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
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
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
衣第如遐境於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
陸縣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嗙法顯之爲局遊

踐之處畢究方言鑄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
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
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曉通識
前膝黃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
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
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元妙之津書掄揚之旨蓋非
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
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
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
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
朽其在茲焉此文明刻及聚珍板張燕公集俱不載從釋藏西域記錄出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王隱容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軒文而
越契端宸肅展題尊玉宇之中班屣影裾光佐璿達
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
之雋乘龜控鯉之英室慾蠶姿茹丹茵於祕洞休糧
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
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倣寶騎而
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
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蠶之響繁置施網
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
演澤濟悠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

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
泊乎星潯禠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屬賓
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
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絲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
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細輿而致禮惟有牛圖晚
運慧景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
澄飛日海撲燎霞崑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紫宙
歲蕤改粒之勳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帝乘雷
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駿以曾馳駕八驥而橫厲希風
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
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莊家

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
諱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
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
仍致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韻道
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寶仞以衝天意樹紛披聳
珍翹而拂漢旣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
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
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間以過俗之權爲會真之
實叩鳳閣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
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
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緝

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
隱容業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迹泊風戶以
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
秋麟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裨大樂之音
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謂焉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陳九言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為會
府六官既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
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
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為以風天下三台○曜百辟
承○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

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
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
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為
朝廷之容信杞梓之數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
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
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
署並時排金門麟華轂鸞跄鳳跂肩隨武接而不因
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
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
之美石刊刻為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
年咸刻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

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都張旭書。

懷素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胷，畧無疑滯。魚鱗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昇、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歡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遠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敘機格則有李御史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瓌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纏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留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豪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信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抱愧畏耳時大歷丁巳冬十月廿又八日墨池編所載此文多不同今不具論

意林序

唐戴叔倫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

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卽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

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讒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廿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序

岑嘉州集序

唐杜確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豔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斷雕爲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滋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

老著公諱參代爲本州冠族曾太公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傳寫雖閩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虢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

由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小康可以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樊旋軫有日犯輒侯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

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文見善本岑嘉

州集各選家未載所述岑參官位甚詳足補史家未備故錄之

蜀絳州越王樓詩序

唐樊宗師

絳之城帝獨撒掀明威瀾石峭馳涪瀨左陵凌紅積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跽踴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為樓重軒疊飛門窗蒙傘蹇蹇予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髻銜蕤芟皆可察極既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闔之東皇

天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澗然為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自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為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豔其念蓄云

南溪詩序

唐李渤

桂水過灘山右滙陽江又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列崖巘鬪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遷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沂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污壤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巖洞曲通坎嶠晴眺灘水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嶮

續列十二
至仙窟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
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仰而察之如傘如輦如欒
樞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
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元井嵐窓颺戶迴還交錯迷
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嚮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
而遙余獲之自賀若獲荆璆與虵珠焉亦疑夫大舜
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澄危宅勝既翼之以
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譙方丈如昇瑤臺麗如也暢
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爲南溪兼賦詩十韻以志之
寶曆二年三月七日序成紀縣子李渤

追昔遊集序

唐李紳

追昔遊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
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
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
讒邪播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移九
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
讒者再賓客爲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
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嘗其言冀知者於異時而
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序

贈鞏疇詩序

唐鄭薰

九華處士鞏疇擅元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
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

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
畢業而寇難作與鞏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
余既休居洛師鎖扉獨靜已卯冬十一月半案已卯
蓋宣宗
大中也雪中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鞏處士
遽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鞏背笠笈草履杖靈壽下
笠且哈笑曰聞公恬養澹逸不屑於榮悴故以元來
助成之升榻解笈散四書卽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
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
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日與故人爲徒又意
此樂之難偕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松陵集序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
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
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荐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
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
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
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
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洞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氏方
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
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
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

豔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
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觀憫旣多受
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
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
詩之道止於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余不得以知
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
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蘗融洽酣
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
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颼高聳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
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陳一捷萬物皆瘞雲沮日慘若
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

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
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瓦礫美之
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
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
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
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
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
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誦以贈
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
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宏
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

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温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陸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荅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

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余豈是耶生旣編其詞請於余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前進士皮日休撰

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申焦延壽
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
如此者衆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鵲義可
兩存皆並著可繕寫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
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
小黃令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
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
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
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
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成卦爻不發則但觀本

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
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
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
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
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
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
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
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
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
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
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秘者

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
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
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
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一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
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
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
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
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
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二篇篇中或誤以夢爲膏以

放爲依如此類者眾頗擷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
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
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
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
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
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
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
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
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
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
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

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緜餽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輿地紀勝序

宋王象之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

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衮衮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因革

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
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
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
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
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
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
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
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
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
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
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

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
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
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
謹序此書四庫未錄故載其序

漢制考序

宋王應麟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
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
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
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槩有存者義和柅鬯之
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
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

敝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滅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賙，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殺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

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邾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畧，言班爵祿曰聞其畧，言諸侯喪禮曰未

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畧而致詳推舊而爲新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并牧變而
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歛
佩玉變而帶劔簋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
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
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
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
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
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
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
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

近於外朝之詢衆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
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
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
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尙論古之人以爲漢去
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
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
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
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唯漢
法亦不可攷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
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
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

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
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
子序

金石錄後序

宋李易安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
三代下迄五季鍾鼎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
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
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
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
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
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
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
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
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
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
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
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
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
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
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

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
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
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
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
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
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
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
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槩
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卽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
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
求適意而反取膠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

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
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
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
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
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
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
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
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
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
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艦渡
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尙鎖書冊什物用屋十

餘閒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
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
起復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
將上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
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
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
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
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
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牋七月
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牋或熱必

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
大服芘胡黃芩藥瘡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
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
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
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
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
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
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
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
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簋十數事南唐

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爲歸。

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簍。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簍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

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
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
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
閒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
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
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
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
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
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此文舊本刪節德州盧氏
刑金石錄依元本增補

吳越春秋序

徐天祐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
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
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
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
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
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
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
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
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原注唐五卷皇甫遵撰
吳越春秋傳原注隋志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
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晁所爲書
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
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
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
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
晁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
皇甫所未攷正者耶晁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
遠晁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
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
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
議論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

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
故實哉晁書越舊嘗鏡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
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
刻於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
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
厥旣刊正疑譌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
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
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
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此序俗本俱缺據
元大德刊本錄之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續古文苑卷第十三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頌

竇將軍北征頌

漢傳 毅

逮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冀遇白
登之重圍何獯鬻之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
習性阻廣漠之荒垂命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
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探伊吾之城壁蹈天
山而遙降案此處藝文類聚未備引曝名烈於禹跡
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
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宏遠委精慮於

朝廷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序

漢王升

惟以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
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高祖受命興於漢
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以子
午塗路並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先凡此四道垓鬲尤
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遭元
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流
顛下則入窳廡寫輪淵平阿淙泥常陰鮮晏木石相
距利磨确駭臨危槍礪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遷尋弗
前惡虫齧狩蛇蛭毒蟻未秋截霜稼苗犬殘終年不

登置餒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
言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樾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百遼咸從
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
清涼調和丞二艾寧至建和二年仲冬上旬漢中太
守樾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君德明二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
綏億衙疆春宣聖日秋貶若霜無偏蕩二貞雅以方
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
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恢宏大節讜而益明

揆往卓今謀合朝情。蹇艱卽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君其繼縱。上順斗極。下荅皇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樂。庶土悅雍。商人咸懷。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二嘆誦。
序曰。明哉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二竭誠。榮名休麗。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并序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龍。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曰三荀。苻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曰博愛。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

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傲外來庭。而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屏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芒促迫。財尚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賈隧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回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石確。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曰夜涉。四方无雍。行人

權備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
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曰貨殖威恩並隆遠人賓服
撰山浚瀆路曰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
建寧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

并序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
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為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
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內決勝負千
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
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

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嗇夫釋之議為不可苑
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
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之畿寓南苞八蠻西羈
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殞各貢所有張是
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金石文字記於君蓋其纏綿
續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弟於家中譽於朝
治京氏易聰麗擢畧藝於從畋案吳玉搢金石存釋
也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為從事聲無細
閒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蠶月之務不閉四門曠正之
儵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
年路無拾遺犁種宿墅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

全子賤孔蔑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
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
棠晉陽珮璋西門帶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勛流化八
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
思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詰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
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
云舊國其命惟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本
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勛利器不覲魚不出淵
國之良幹垂愛在民幣浦棠樹温温恭人乾道不繆
唯淑是親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祿无疆子子孫孫

經苑十三

四

表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

上旬陽氣厥杙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同聲
石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天祚億載萬年

麒麟頌

吳薛綜

懿哉麒麟惟獸之伯政平觀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
不布牙角屏營唐日帝堯保祿委體大吳以昭遐福
天祚聖帝享茲萬國

鳳頌

吳薛綜

猗與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
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有來顧
贊揚聖德上下受祚

續苑十三

五

案詳文義當是磬頌今仍藝文類聚舊題云

黎樹頌

續苑十三

晉王讚

太康十一年，黎樹四枝，與中枝合生于園。皇太子令侍中頌之。

嘉木時生，瑞我皇祚。修榦外揚，隆枝內附。翌翌皇儲，克光其敬。神啓其和，人隆其盛。降自元圖，合體連性。時惟令月，躬親北林。樂在同人，如蘭如金。木之期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啓自神明。在心斯動，於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靈。案隋書經籍志梁有

散騎侍郎王讚集五卷亡

黃帝頌

晉牽秀

邈矣軒轅，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厥訓，

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天清，違茲九土。涉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

木連理頌

晉湛方生

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兩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播，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國風載揚。

後漢史君頌

晉史援

山嶽降精，川瀆耀靈。猗歟史氏，世濟其英。忠言允塞，嘉猷有聲。從容變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唯言是聽。王室斯賴，諸侯以寧。內侍帷幄，外典專城。為政以德，察獄以情。化俗偃溪，谷風清。

續苑十三

六

金相玉質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勞不憚視險如夷
忘身逐叛馴頌美魯青蒲安漢執簡書德姦邪逃竄
匪君之忠孰能戡亂在昔隆漢姻婭皇家唯帝念功
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腰佩兩印綬帶雙綢
何彼體矣常棣之華如珪不玷似玉無瑕節之以禮
儉而不奢篤生我侯英畧備舉有藝有才能文能武
孝以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侮執銳破堅
斬馘滅虜截彼長蛇殲斯猾豎策賞廟堂書勲王府
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簡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
在溧之滸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莢揭揭麇鹿麇麇
禾役旆旆原田膺膺俯營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

續文十一

六

還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厦眈眈聽政之所
祠堂石殿生靈攸處春秋兮祭祠不阻建康志云
善志後漢
史君崇墓在溧陽縣北三十里考證云崇為司空驃
騎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贈溧陽侯使持節徐兗二州
刺史有神道碑在墓所晉永和八年立唐貞觀十四
年十八代孫越王府東閣祭酒常州長史仲謙題云
隋末大亂避地閩越碑壞再立其頌曰云云今考此
頌為崇十三世孫寧朔將軍中郎將援所作建康志
未載援名故題之以補其闕

芍藥花頌

晉傳統妻

畦畦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暘靈曾不踰時
荏苒繁茂綠葉青蔥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菲敷
光譬朝日色艷芙蕖媛人是採以厠金翠發彼妖容
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續文十三

七

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亡統伉不同未知孰是

菊花頌

晉傅統妻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濩高原
蔓衍陵阿揚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
御於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
乃用不朽

姜嫄頌

晉劉柔妻王氏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
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劉柔妻王邵之集

十七卷

啓母塗山頌

晉劉柔妻王氏

塗山靜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
孩允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麒麟頌

晉西涼武昭王

一角圓蹄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阱
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爲之折股

溫泉頌

魏元萇

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雒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雒
州刺史松滋公河南元萇振興溫泉之頌并序
夫駕輕煙勒麟鳳駛及奔星走攀流月蟬變羽化之
民飡霞口口之士斯蓋有道存焉固非人事之所覩
覲至若泥行水驟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已寸

續苑十三

八

陰口於朝露百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耽贅以生
庶事不康則風火以敗故聖王口百姓之多疹撰藥
石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鳩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温
泉者乃自然之經方天地之元醫出於河渭之南泄
於麗山之下淵華玉澈口清數刃靈感超異峻極不
測無樵薪之爨而揚湯沸於楚鑊無公蔬之探而寒
暑調於夏鼎高塘之雲朝舞於水湄巫山之雨夕收
於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迤岸香風蕙色列口而環
渚於是左湯谷右濛汜南九江北瀚海千城萬國之
氓懷疾枕痾之口莫不宿糧而來賓療苦於斯水但
上無尺棟下無環堵悠悠君子我將安泊孤忝發軔

咸池分條紫漢道屬昇平弱年數仕既歷通顯朝望
已隆爰自常伯出居分陝地兼陸海之饒祿厚封君
之室而報天之効無聞郵民之譽安在每思傾口微
寒深責以爲斯泉天實置之而人畧未備迺翦山開
鄣因林構宇邃館來風清簷駐月望想煙霞遲羽衣
之或顧願言多士恕因茲以蕩穢迺作頌曰
皇皇上靈愍我蒼生泌彼温泉于此麗川其水尅神
尅神尅聖濟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
其神伊何吞朮去毒無藉烟炭誰假樵木湛若虞淵
沸如湯谷東枕華山西扼咸陽連疇接畛墟落相望
彩林爭翠棗樹成行香風旦起文霞夕張陟彼麗山

望想千里，迺作高堂。鴻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居爰止，其德既首。其聲既遠，金華屑桂。春山九轉，日放羣羊。手口口犬，控鶴來思。俊我口堂而下闕

隴東王感孝頌 并序

北齊申嗣邕

惟夫德行之本，仁義之基。感洞幽明，擾馴禽獸。清音帶冰而挺潔，素采映雪而流輝。根矩定於一丸，丘吾絕於三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攝選新除，特進使持節齊州刺史隴東王胡長仁，雌黃雅俗，雄飛戚里。入膺北斗，執柄端衡。出牧東秦，搃條連率。未脫崔林之屣，聊帽賈宗之襜。視聽

經過訪詢耆舊，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鳥翅銜自。君王愛奇好古，歷賢徘徊。妃息在傍，賓僚侍側。薛疑秦鏡，炳煥存形。柱識荆珉，宋寥遺字。所以斂眉長歎，念昔追遠。遂若羊公登峴，還同處墨。飲泉慨賢勝之多弊，嗟至德而無紀。蘭溪儻不見松，穀城何以知石。於時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微學摛藻。並應命旨，俱營頌筆。以大齊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摧輿雕瑩，表建庭宇。棟刻蒼文，檐栽翠柏。庶令千葉之下，彌振金聲。九原之中，恒浮玉樹。其詞曰：

天經地義，啟聖通神。重華曾閔，萊子樂春。時多美迹

世有芳塵前漢逸士河內貞人分財雙季獨養壹親
客舍凶弭兒埋福臻穹隆感異旁薄貽珍懸車遠落
夜臺弗晨千齡俄古萬祀猶新朱驂紫蓋撫俗調民
高山達節景慕縈頓式憑不朽永播衣巾

華嶽頌并序

周萬紐于瑾

易不云乎天險不可阱地險山川丘陵險之時義大
矣哉惟華山者於書爾雅謂之西嶽周官則爲豫州
之鎮下枕周秦之郊上應東井之宿俯臨汾射咫尺
荆梁盤紆截嶺刻峭崢嶸干雲漢而孤秀屬江河而
峻峙巨靈䟽豁亢高掌於巖端削成壁立流黃河於
峴曲左分底柱見朝夕之揚波右綴終南眺連山之

無極顯仁藏用蘊智含靈鼓以雲雷潤以風雨信羣
帝之所休憩衆神之所勝響芝駕自此不歸霓裳於
焉屢拂豈止績羽爲衣葺荷成蓋化同毛女客類園
公每挹僊人之漿宵停酒母之騎坐石白而穿陷乘
白鹿以遊嬉寥宗忽恍往而不反者也至如芳年華
月秀斂雲開谷包得一河經千里聳翠嶠於紫微挺
高峯於天漢蹙駐羲和之駑能挂恒娥之驂積醴成
池泓澄巒岫聚卉爲髮翟葦生焉庭鱣夜萃必歸伯
起之學苦霧晨興非獸公超之市若乃柴類方明之
壇望仙集靈之觀休牛散馬之地反辟祖龍之辭有
祈必感無請不遂保乂我金方裁成我三海振素祇

以統億兆。肅秋節以衛蒼生。國荷其慶。民賴其福。前代曾創祠宇。兼植柏樹。歷年茲多。榱棟崩褫。樹亦往。往殘缺。太祖文皇帝。固天攸縱。誕膺符命。道邁三分。功超九合。將欲寧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餘勞尚梗。燕趙未并。治戎河上。志圖廓掃。每以講閱之暇。親履陰晉。眷言舊所。良用依然。以大統六年歲在旃蒙。乃謁諸天子。命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西兗州大中正華山郡守城陽縣開國公恒農楊子昕。經始締構。別更列植青松二千餘根。堂廟顯敞。房廊肅穆。芬哉薜席。赫矣神居。桂酒徐斟。清哥緩節。無復霑濡之事。豈有顛沛之容。暨水德告終。蒼精孽運。獄訟知歸。人神胥

悅。皇帝負宸君臨。宸居馭朽。執玉帛以朝萬國。叩金繩而享百靈。叡智之所牢籠。英威之所彈壓。日月之所昭晉。舟車之所被通。莫不乘義駕風。梯山航海。重譯屈膝。請吏勤王。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彌諧六樂。緝熙五禮。廢典聿修。羣望咸蒞。光贊皇猷。式康帝載。俾七百之祚。長扇於無疆。維天和二年。歲次大淵獻。月旅沽洗。爰詔史臣。爲之頌曰。依依大極。巖巖削成。渾元既判。載濁浮清。含仁配厚。蘊智爲靈。功遂勿處。日用無名。在秋戒肅。居金作鎮。嚴霜比威。膏液等潤。容而不有。施而匪吝。窮地之險。極天之峻。川澤通氣。山藪藏疾。靈嶽峨峨。清千秩秩。

限積冬霰峯留夏日雷霆以之風雲自出殷憂啓聖
多難開基大人利見或躍俟岿袞冕赤烏三牡龍旂
鼓腹行樂擊壤而熙神教以道民化惟德沈漸以剛
高明柔克文軌叶同皇猷允塞如山之壽寧我郡國
大周天和二年歲在丁亥十月戊辰朔十日丁
丑立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
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
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

大唐紀功頌

并序

唐高宗

若夫元功攸宰丕業光於帝先神用斯冲峻道輝於

象外至於炯誠千祀昭訓百王則有彫金揚不朽之
基鏤玉啓無疆之迹而阪泉師律旌德之範未章疇
野兵鈴銘微之典猶昧乘巢革夏慝先覺於丹碑濟
鮪戡殷媿生知於翠碣惟睿之失其大者歟自否運
辭炎墊寓之灾梗極餘靈泣素稽霄之浸滔天風夏
癸以昏初則忠良既逐政殷辛之虐往則邦國斯悴
穀霏黃而霧地下黷方祇繩亂赤而兩天上墜圓象
人怨神怒語亡之兆遽彰衆叛親離規存之謀遂爽
月弓宵而空桂則蝕屢金波星箭夕而奔榆則妖飛
玉弩塵埋五岳見陵谷之遷移水竭百川觀江湖之
騰沸鼎已問於輕重裂周網者七雄德遂寢於休明

絕秦網者幾國。天工是代，紫庭無享，親之賓，神道克恭。元冕乏郊，禋之辟，故以鄒瀛眇眇，同結向隅之悲。亥跡茫茫，共軻推溝之怨，妖精紊象，寶庫延災。萃綠林者，煙霏屯黑山者，霧合戰龍于野，則亂起干戈，飛鴻在陸，則害生戎馬。先文皇帝憫黎元之已燎，救焚洪燄之爐，悼品物之將淪，拯溺橫流之溢，握寶符於代北，肇建丹旗，剖神珠於漢東，方撝白羽，運五材而杖順陰陽，未測懸兩耀而龔行，幽明叶契，而武關先入。楚猴之暴未誅，漸臺雖覆，蜀鼃之聲猶振，王充盜移鳳辰，註誤伊渥，竇德假署龍官，虔劉趙魏，同惡相濟，共爲唇齒。先帝威加有截，思入無方，窮幽測神，研

幾作聖，薛公三策，明出下科，陳相六奇，懸符上畧，親御姬鉞，問罪晉京，墨守屢殫，般攻益贍，鑿脩芒之壤，舉覆匱而成山，引曲洛之波，沃濫觴而爲沼，飛衝業業，降臨負戶之危，長隧悠悠，上窺析骸之急，奔鯨之穴，染鏑非遙，封豨之林，倒戈斯在建德，駢白波之衆，濟馬頰之津，據青犢之資，踐牛口之谷，吞沙石而賈勇，召風雨而成梟，圖解鄴城之圍，規降上黨之守，蜂飛萬旅，猗起干羣，竭汜水之洪流，礮岬山之崇堵，羽書狎至，駟遽交馳，夕照趙烽，晨驚魯柝，於時謀臣鉗口，息其請箸之談，猛將含牙，弭其穿札之氣，或請退師函谷，以避前鋒，或請反旆崤陵，以圖後舉，先帝乃

謂諸將曰本欲先定渰東次平河朔今既逮投天網
自取膏原建德若擒王充必敗虢亡虞滅理有固然
韓并魏從義無或爽天實贊我不可失乎兵道尚奇
屬斯舉也幸裾之議踐幕庭而局影斷珞之規望轅
門而累息獨決神衷摠排輿誦留偏裨之將分拒王
城引趨武之師移和制邑滎波遠派遥疏官度之濱
廣武斜臨迴據成皋之險嚴闔桀日巨防潛雲寰中
逐鹿之郊寓內瞻烏之地興亡之道楚漢之迹猶存
得喪之途曹袁之基未泯以代藩之貴均士伍之勞
處唐侯之尊等更徭之膳越醪霑惠赴白刃以求仁
楚續銜恩捐蒼璧而取義廼率數百騎入其境五十

餘里觀其部列摩壘而旋於是醜類相奔凶渠競進
短兵交戰長圍亟合望柘弧而盡殪類碁布於中原
應蕭斧而咸摧若星羅於平隰僅而獲反百無一焉
若夫趙主入秦昭之關事從權免晉后察王敦之壘
道以詐全業蹈往辰功優昔載自是鋒芒遂劔鉦鼓
載衰奪林父之心破姜維之膽退歸漳滏恐天討之
乘奔逸越轅轅懼王師之兼弱深溝板渚斂轡車關
數十罪而不驚示三駟而未款乃休牛洛汭暫息桃
林之墟牧馬河陽聊駕襄城之野樵蘇已遠虛月壘
以招兵雉堞不脩偃日羽而延寇建德深然楚閒不
疑秦諛空峭僻以徑前沉輕舟而直進先帝勒兵背

水列騎依山光流闕鞞之甲聲振武安之瓦神規嶽
鎮未許代御之辭聖畧川凝無受致師之請欲戰不
可求反無路肇自霞初迄于景晏湯風爛石溽暑流
金贏糧不從壺漿莫繼思仇餉于葛野想蠲渴于梅
林齊侯絕華泉之遊楚將無穀陽之飲窮魚失水望
清漢而摧鱗喝鳥傾巢仰曾天而折翮先帝別命旌
麾以乘其背親當矢石以擊其心表裏夾攻遠迓同
至始則開行跡鴈分彼陣以弱其鋒終乃合勢形虵
離敵衆而孤其力冀馬追風彩桃花而翼路燕犀奪
日輝若枝而鏡野掄金憤關隴之氣凌險若夷浴鐵
收熊羆之心陷堅如朽應龍畫角百川爲之震蕩靈

鼙制鼓九鎮所以傾頽投石蒙輪霜暎彫戈之末翹
關拔距電流文劍之端舉長箠以布新卷崩雲以祛
稜攻虛匪實塵靡藉於曳柴擊衆以寡火無勞於結
燧俘虜十餘萬斬首三千級生擒建德徇于城下覲
顏流汗曾無解楊之言懷德畏威翻有崩通之說然
後操袂天闕伏鎖旗亭齊燃董卓之膏頭飲智瑤之
器王充牽羊請服刑馬求盟開定鼎之郊獻測圭之
邑義貞白水信縉丹書赦其縲轡之辜宥其挺堦之
命情安共主忘鯁氣於田橫怨切周天忍凶終於魏
豹於時沴卷東浸鏡萬里而河清妖斂西氛陣千重
而雲散昔高宗鬼方致伐遠克三年周武牧野陳師

尚勞再駕，未有曾吞宇宙，掌握乾坤。正西北之傾天，
軸東南之毀地。英謀一振，功成晷漏之間。勅敵雙擒，
業茂須臾之頃。故能基大寶於王業，錫社元珪掃元
凶於天步。臻祥綠錯，國八紘而績禹功。邁敘倫家，六
合而心勛德超。則大犧皇語聖，既桀往而堯今。農帝
方神，遂昏前而旦。卽奇謀沖祕，非假書於黃石。雄斷
縱橫，詎窺符於元女。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
狩晚，講戎許鄭。舉鸞旗而遐指，飛翠蓋以長駟。垣壘
肅而未遷，山川儼而無改。徘徊丹浦，事乖聞禮之辰。
顧步青丘，情異撫軍之日。波瞻舊渚，水變沉沙之奇。
琛望前墉，城餘拔幟之所。是以滄哀霜露，攀日月而

不追。茹痛風枝，懷天地而莫報。金墀在御，方九仞以
悲深。玉案升珍，擬萬鍾而怨切。麟圖遺範，義百楹書。
鳳篆留規，道千裘治。虔守天位，憂輟峻於洪基。肅奉
帝猷，誠虧光於寶祚。屬辭抽思，實無覲於揚名。相質
披文，庶有裨於紀德。乃爲頌曰：
乾綱肇絕，神鼎初飛。妖凌三季，巨躡九圍。元功孰慕，
神器無歸。瞻烏逐變，卽鹿乘機。穆穆聖祖，桓桓神武。
電擊河汾，雲飛京宇。克清龍戰，載安鼇柱。禮叶禋宗，
樂諧率舞。漳濱猖起，洛汭鴟張。荐驚權柝，亟犯封疆。
裂冠稱帝，犯蹕圖王。豈知吳滅，未辯虞亡。睿后生知，
謀絕羣彥。雲輶西伐，霜戈東戰。元惡懸首，凶渠革面。

一網而擒義多昔卞冰銷日域霧斂星區龍庭受吏
鳳穴來蘇虔奉天祿恭膺帝圖陶甄太素亭育尊盧
啓光夏政誦恢周道濫以菲躬聿承大寶宅侔宇宙
業均犧昊豈惟文明實資衡保載省王風順駢月駟
津由漂鹵途經絕轡思動則天慕纏因地敬愛攸屬
明發奚洎寒移暑謝律變星迴陣雲先滅月壘猶開
毀垣殘柳寒井荒苔水侵發石燧掩飛灰泗水詞斑
濟陽紀蔡式傳經畧敢竭虛昧坤紐方輿乾張圓蓋
騰實萬古飛英百代
顯慶四年歲次己未八月
乙巳朔十五日己未建
盧公清德頌

唐劉穆之

大唐洛州滎陽縣頭陀逸僧識法師上頌聖主中興
得賢令盧公清德之文并序

粵允矣於昭聖唐天子中興拓跡開統廼建皇極握
乾符驅駕百靈摠齊萬類貴與天平比壽富與地乎
侔資日月迴薄以淑清告象陰陽變通以樂和乘氣
龍不隱德鳳不潛靈懷生之徒根著之物咸遂其性
固能使河海靜默宇宙文明舊物惟新昌圖啓旦大
定禮樂戡藏干戈人薄而還淳刑措而不用覆燾之
恩溥生育之理足於是邑老田父擊壤而歌張掖而
舞顧而爲頌曰康哉堂哉廼聖廼神代有非常之主
必有非常之臣非常者所謂奇尤桀出與時偕運則

我賢令盧公其人焉。古曰：聖主得賢臣，今見之矣。百里令長親人之要者也。煩劇所鍾，賢良是責。故有四科堂室，孔甫稱乎冉求；三國股肱，趙武知乎邢伯。應星雷而鎮風雨，類父母而若神明。鄭產之開喻，獲禽魯恭之垂仁。及獸循聲，流於簡牘。良政在於歌謠，斯焉取斯。之子之遠，若乃張英風於上國，宣懿範於中都。允升大猷，厥有成績。休光終不圉，盛德莫與京。觀其化焉，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公名正道，字真直，范陽人。昔元年景辰，上帝甄其九萬。正月甲子，太公課其八百。漢祖以同日相愛，利建藩維。魏祖以餘風可嘉，聿推楨榦。或清虛而循禮典，早識張華。或文思而

發詩書，深知越石。曾祖昌衡，隨金州刺史。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風神澹雅。經史該博，宣六察而馳熊軾。翊五善而列鳳條，德為人表。行脫士則金石萃編云：句脫一字。祖寶素，隨晉州別駕。有禮有法，于綱于紀。得管輅之清談，發王祥之雅詠。孝安壽皇朝，朝散大夫。襄州司馬。繇州長史，蘭芬桂口。月鑒霜明，珠皋則洗幘擅竒。玉壘則題輿緝化，公五行秀氣，五色淳光。忠肅恭懿，以立身。孝敬溫良，以行已。涵珠孕璧，懸闕澤之高名。舞柏吟松，動嵇康之逸韻。文史足用，方朔之言有徵。器宇難量，叔則之才可覲。解褐調為冀州信都縣主簿，轉絳州太平縣丞。長河之閒，彼汾之曲。朱鈞理劇。

黃綬安卑鴻漸于磐鷺遷于木勅授陝州司士參軍
又改汴州浚儀縣令佐檐帷於陝服式允清嚴縮銅
墨於梁城克敷恩信我皇紹膺丕業嗣守珍期明一
之徽号聿崇凡百之榮階式敘神龍元年制加朝散
大夫隨班例也居無何制爲洛州新安縣令又改滎
陽縣令爾其索亭舊邑滎澤奧區郊連北制地接東
里上纏鶉火旁控龍泉神州則帶河汧洛洪漕則通
江達海五方雲湊公驟私奔百族星稠邀時射利盤
根錯節允屬於升卿先教後刑必推於季子公下鳧
鳥用牛刀承天理人以居其職遵五屏四以制其範
開道途焉設堤防焉陳之以禮樂導之以德義宣柔

嘉恤孤寡去末返本利用厚生至爲濟濟庠塾莘莘
冠履王渙之勸率佐吏范甯之惠養生徒人識廉讓
之儀家行俎豆之禮其崇學有如此者龍鱗促務馬
骨攘災就穡占於五星納稼詳於十月子奇之鑄器
童恢之易牛其勸農有如此者持寬濟猛以禮代刑
兩造盡其根源五聽窮其詞色穿窬自息請託不行
歸遇臘之囚原復讎之罪桴鼓罕施於道路桎梏無
用於狴牢其政令有如此者貞年巡戶定賦徵徭情
爲字偽必探高卑咸若心同懸鏡自辯妍蚩手類持衡
不差輕重其平直有如此者果行育德脩己正身徐
邈之有常石奮之無潤冰壺載潔塵甑自空其清白

有如此者入其境則田疇盡墾草萊盡闢此恭敬以
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則墻屋甚完樹木甚茂此
忠信以寬故其人不偷也至其庭府吏甚清閑諸下
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可謂季路爲宰復
在于斯任人以逸從善如流耳目平而心氣和四支
全而百工理父事三人以教孝兄事五人以教悌可
謂子賤爲宰復在于斯固以得良吏之要津行古人
之至道頃者年穀不登時雨未降聖皇減太官之膳
出幽囹之囚是歌雲漢之詩式備山川之禱恐一物
之失所慮百姓之阻飢徒有之無遂起泛舟之役賑
貧救乏爰行發廩之施公上祇元澤下罄丹誠家到

戶至哀多益寡優之柔之撫之育之里詠途歌人安
俗泰雖雲行載沐旋符以夜之期而風教特隆實荷
如春之德導揚庶美字育羣氓惠化所以周洽風流
所以藉甚豈直王譚在職時叟号其無雙張旣臨官
京輔稱其第一而已河南道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
潛以政術尤異奏聞使乎使乎得其人矣是知韓稜
之飛章已奏徵入有期焦貢之行雨載馳願留難遂
丞馬據主簿解伯宗尉高賁司馬貽道等並干將重
寶新甫貞柯道可濟時位不充量溟海卽鯤鵬所化
枳棘非鸞鳳所栖翊贊多方聲華有裕望逸驥而將
遠撫留犢以增傷孤我德而無鄰勞我思而無極爰

續文十三
有等慈寺頭陀逸僧識法師俗姓栞氏漢丞相之後
秀也天稟聰偉生而俊奇發願爲國敬造阿彌陀石
碑像并頌聖德及鑄神鍾鄉人前巴州曾縣尉劉
虔獎錄事王虔福常守一佐史里正等或簪纓著族
夙勞州郡之班或仁義在躬暫屈鄉閭之任耕田鑿
井遭聖主之休明孝道忠規受君子之名教以爲叫
丹闈而一借未達由衷樹翠碣而長懸方存相質惠
我無疆之澤徽烈允光思君不樂之情德音何已殷
溝作頌文在茲乎其詞曰
上地山河中天朝市玉帛萬國子男百里惟索之亭
惟京之水膺膺原隰森森杞梓其一粵茲撫字須彼仁

賢俗之化者君之宰焉操我利器亨我小鮮歌聞下
邑舞洽重泉其二其政不嚴其儀不忒秩秩詩禮光光
道德爰務耕菜罕施微纆無偏無黨有典有則其三琴
鳴密賤花發潘仁俸惟計日甑乃上塵視人如子臨
事如神秋鷹坐化瑞雉行馴其四自冬徂春密雲不雨
曲降絲綵載傾敖庾沐蘭奠桂救貧濟寡旋感月離
方期歲取其五祝良何德汲黯何功遠望千載靈逾一
口既流膏雨克播循風聲聞于外化協于中其六鳳使
載揚驥途攸展芳菊無絕甘棠勿剪式紀清芬爰憑
翠篆歌詠不足聊稱其善其七神龍三年歲次丁
未五月戊戌朔八日巳巳建前中書舍人內供奉劉

穆之篡琅瑯王守質書

唐龔巨縣令庾公德政頌

唐李陽冰

荀藐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庾公，今之賢百里也。龔巨頌之，姑無其能，孰謬其紀議者，謂庾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羣吏曰：昔孝宣憂元元，以為經國致理，先乎令長，廼擇郎官御史，出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誓務整，無疲人，祇若明命，廼密禮讓，省刑罰，紓力役，闢土田，宣慈務寬，訓儉示德，潤作時雨，味為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都督兼侍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述職之地，類能稱之。曰：方

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百城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潁川人。成周之時，世為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為兗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為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為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接武。大曆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改柔之大，咸願刻石，褒美申於元戎。元戎允荅，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媿能文。辭曰：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摛一方。邑老上請，顯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廼刻。

續苑十三

大曆五年九

月三日建

妒神頌 并序

唐李 譔

粵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
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
東周莫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策河東之美者有妒水
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
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
儀形飄殞於口煙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
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
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爲其
易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

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
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真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
焚柴以見志惟兄及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
言祿祿亦不及渾天記曰著寒食者爲助陽氣用厭
火星所說不同平有得失其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
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
有舉之莫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
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
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巋然猶存簪裾近
叶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於妒
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仝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無

波叢尔小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
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
飄飄轅門藩屏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
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薩公諱兼訓登此禁闈公掌
握衡鏡心韞韜鈴勢若轉規謀如泉湧運籌帷幄孫
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
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惟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
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
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党
公遠葬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壻志惟清而
惟正行不諂而不驕往任滑臺職居惣統近歸本道

位處專城投醪之義遠聞挾纊之情久著爰自至止
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其勞
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聚米難儔軍井
達而嘗閑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傲福神依君以庇躬
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
旣磨斯文可作尔其泉湧祠下蓄爲碧潭飛入大河
噴成瀑布崩濤衆澗雜雷霆之聲盪雲沃日類風水
之會經洙寒而氣蒸萬家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
扶疎引柔條而接影纖苗霏靡夾寫岸而隨風自古
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
賽庶乎年登至覲進而神之聽之官寮拜而或俯或

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我戩側弁三軍以
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
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
豈翰墨之能論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
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
能遐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
言之謂之諛又聞誇曰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
事故不勉旃僅因退食之餘竊比陳其梗槩也銘曰
凡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於物實利於人兄則禁火
妹乃積薪共為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
德音無斃蒸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

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煙
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
太原東北如祠之水澹為黛色跳波噴浪如有可則
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興雲致雨伴造化力顯顯昂昂
粵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億
大唐大^懋十一年歲次丙辰五月丁亥朔十六
日壬寅巳時建判官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府率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誼撰

上皇帝繡像頌

并序

唐釋法琳

緬以八樹韜光兩河晦迹匿王懸仰鑄臘而寫全身
迦帝翹誠鎔金而圖真相乃泊乎青晴南度白馬東

翻像教鬱興靈儀遍跼於是儼神姿以登松井屈聖
體而施明珠光烈張橋色流漚瀆示佩日於漢后感
揮毫於晉君或顧步而躡萬山乍徘徊而遊夢渚禎
祥嘉瑞兆自由來未有刺縷圖真援空範狀我大唐
皇帝曩植四宏夙資五德神功邁於軒昊至治美於
成康仁動上元力侔大造慶雲垂彩金鏡含七曜之
暉瑞鳥呈祥玉燭和四時之氣累髮文身之長俱請
命於王庭穿宵瞻耳之酋共獻睎於魏闕加以留心
八正篤意五乘廣運檀那聿修淨業永言善逝冥漠
何追爰勅上宮式摹遺景奉造釋迦繡像一幀并菩
薩聖僧金剛師子備摛仙藻殫諸神變六文雜沓五

色相宣寫滿月於雙針託修楊於素手妍踰蜀錦麗
越燕緹紛綸含七曜之光布濩列九華之綵日輪吐
焰藹園客之絲蓮日凝輝發秦姬之縷楊侯百里之
珠慚斯百福子羽千金之璧愧彼千輪華蓋陸離看
疑涌出雲衣摇曳望似飛來何但極思迴腸抑亦巧
窮元妙以今歲在庚寅案貞觀四年也月居太族三元啓候
之節四始交泰之辰乃降綸言於勝光伽藍設齋慶
像四十九僧三七行道大秦紅粟備香積之餐周穆
金膏陳梵王之供四等福田生生具足六因善報世
世莊嚴劫石碎而寶歷長存芥城空而皇基永固不
勝慶悅輒迺頌云

於鑠上帝天策我君乃神乃聖允武允文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禎符輝煥美氣氛氳光宅天下攸序彝倫
體道迴向式建福田針裁赤果縷制青蓮文含綺爛
彩奪霞然花疑迴發蓋似空懸方諸涌地邁彼騰天
歲在提格時旅青陽奉遵徽命爰崇道場千科星聚
八座霞張風迴雅梵殿鬱名香鴻基盛業永永無疆
贊

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象天常藝文類聚五十八無
此四班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
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藝文類聚作潮光作

硯贊

魏繁欽

方朱長文墨池編以爲銘誤

巢父惠施贊

晉左九嬪

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巢惠載詠載歌垂綸一壑
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緬同基阿

虞舜二妃贊

晉左九嬪

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於媯光有此虞沅湘示教
靈德永敷

周宣王姜后贊

晉左九嬪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臺臺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
以恢明世

孟軻母贊

晉左九嬪

續苑十三

三

鄒母善導三徒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
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敦述聖道

狂接輿妻贊

晉左九嬪

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
昭遺俗榮津

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晉左九嬪

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
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

晉左九嬪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
訴情穹曼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

晉左九嬪

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
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

晉左九嬪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
厲發奇聲宣尼之歎萬代遺馨

班婕妤贊

晉左九嬪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
名伴樊虞

虞舜像贊

晉庾闡

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

贊范十三

阮

道資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
先王因其會通制為準極功極於天則配乎上帝法
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致治王道煥乎
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棲神而
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
乃廢其軌景洞其元真雖冥照之鑑獨朗天下惡乎
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
宇宙南風散乎五弦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
哉蓋亦暢悠悠之心者也其辭曰
元像焜耀萬物之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
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既暢妙盡無名

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二妃象贊

晉庾闡

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
重光作照有邈其神微風遐劭

孫登贊

晉庾闡

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薈可遊
芳津可漱元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
凝冰結樸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
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巖元跡不標
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儁薰芳
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竒絕翹首丘冥仰想元哲

黃帝贊

晉曹毗

軒轅應元期幼能摠百神體統五靈妙氣含雲霧津
搯石曾城岫鑄鼎荆湖濱豁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鱗
儀轡灑長風寒衣躡紫宸

翟徵君贊

并序

晉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
獨融故能蚪驤慶霄而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而
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泐不
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
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喪於元庭夏功忘於虛
室晉徵士南陽翟君案翟湯也在晉書隱逸傳稟逸韻於天陶含

冲氣於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
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飈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
束帛仍降軺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慙於虛
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
絕代恢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凌扶搖以獨翔
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
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何之廬賓想元珠主以瞻
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自昔之違於茲七稔何
悟先生忽焉升遐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
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

高揖唐朝洪崖逸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伏犧讚

晉王彪之

悠悠皇犧體寂神澄无爲而化世道之凝不知有之冥感自興因應之跡畫象結繩

老子贊

晉湛方生

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水贊

晉殷仲堪

大象無形氣以分麓淡淡沖津質有雖虛清瀾可瀨明激弗渝孰能懷之汎然靡拘

閑遊贊

并序

晉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戴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元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况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盪八疵於元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

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竒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緜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

尚長禽慶贊

晉陶潛

惣順巢崗，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與富貴，讀易悟益損。

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去矣尋名山上，山豈知反。

此贊陶集缺載故錄之

論語贊

晉謝道韞

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麤者乖本。

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

景陽樓慶雲贊

宋孝武帝

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曜藻奄鬱臺堂粵子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疆

孤桐贊

宋孝武帝

珍無隱德產有必甄資此孤幹獻枝楚山梢星雲界衍葉炎塵名利貢寶器贊虞弦

吳季子札贊

宋范泰

延州高遠棄國師誠優遊大邑觀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徹昔代樂察未形羸博遠死解劍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名明趙嶠石墨鐫華誤以此贊為陶潛作

張長公贊

宋范泰

長公秉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彌了情雖高遠跡無抗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

高鳳贊

宋范泰

遐哉元古邈矣皇羲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為世駭才為物奇跡出無泯潛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為戢曜幽壑採真重崖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羈

老子讚

唐睿宗

爰有上德生而長年白髮遺象紫氣浮天函關之右經留五千道非常道元之又元

孔子讚

唐睿宗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刊詩定禮
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顏回讚

唐明皇

杏壇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亞聖丘也稱賢四科之首
百行之先秀而不實得無慟焉

蕭子雲飛白蕭字贊

并序

唐李約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
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唯
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鑿古擅書聞之嗟異
遷之於南徐置於海榴堂座右之壁余後獲之載以

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
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竒古雖志業不立而性
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惜時事自與名疎非欲乖
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酒聲
妓奔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跡
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
齋晝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
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
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
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游於藝藝可已乎
知者相賀比獲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

不闕於世。在世為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帝。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遊霧縈空。鱗刺勢動。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闕龍。攢毫疊札。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雜。踈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繭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太白脫鞞圖贊

宋 牟子才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變。倖歟。疏擿詞篇。浸潤宮掖。吾觀脫鞞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

黃山谷返棹圖贊

宋 牟子才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鶩兮風雅。唾醜兮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為使之六年。焚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擿實錄。吾觀反權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

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信宿。矧吾道猶虛舟。
今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先祖存齊先生立朝剛正。修撰出守姑孰。作脫鞬返權。二圖以寓意。宋臣益殿。乃罷郡去。理宗悟召入。真拜翰。林學士有奏疏。十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於。今入十三。年矣。不肖孫承元。省命監督。海漕敬奠。祠。下摩石刻。瞻拜而去。勸農事。卒應復。謹識。

續古文苑卷第十三

